

花城凹凸系列

雪 华 著

妖 媚



花城出版社

妖 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妩媚

雪华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8

(花城凹凸系列)

ISBN 7-5360-3865-8

I. 妩...

II. 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8052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封面设计:罗丹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

(江门市华园中路 25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625 1 插页

字 数 180,000 字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865-8/I·3147

定 价 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故事围绕两个天生丽质、貌美惊人的青春少女而展开。

善良的春妮花蕊初绽，被杂技团风流成性的胡福生俘虏芳心，后春妮目睹胡福生与女演员于花淫乱，肝胆俱碎。小镇医院院长滕远华暗恋着春妮，在吐露心迹时却遭她拒绝。

举步维艰的杂技团经春妮的同窗好友赵丽介绍，开到南方的清江市。胡福生与做了个体户的于花继续鬼混，春妮失望、痛苦之时，和文化馆长佟思文私通。佟离异多年的老婆突然回来，要与他重修旧好，使春妮再度孑身情感冰窟。一天晚上佟来找她，两人重燃欲火；不料被老团长撞上，春妮跪乞老团长保密，并脱衣以身相许；老团长实为春妮生父，他当场被气疯，随后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春妮无路可走，万念俱灰，一步一步走向江中……

赵丽十七岁便辍学混迹于灯红酒绿之中，其放浪、大胆而又正直的性格，与春妮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被富商程世清看中，做了他的假日情人后，两人住在山庄别墅，终日颠鸾倒凤。赵丽激励程世清为她家乡捐资一百万建防洪大堤。后程破产，身无分文，赵丽也不知流落到何方。

小说还塑造了酒店俏寡妇、镇妇联主任、中学校长、乡村野妇、疯艺人等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主要对人类微妙的情感区域进行了不舍探索。

第 一 章

谁都相信，江南的灵山秀水，点染出了春妮这样一个大美人。多年以前，她便如一瓣鲜嫩的桃花，芬芳了鱼口镇的四面八方。当后来这瓣桃花顺着洞庭湖的水流向江河，流向不知名的远方时，镇上那些春心勃勃的年轻小伙还做了好久的桃花梦，让自己的幻想世界风情了很长一段时间。春妮那流光溢彩的身段不再常在镇上飘逸，一道艳丽如虹的风景蓦然消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名花有主了，经多方打听，花落谁家而不知，便只剩下沮丧和叹息的份……

春妮的出嫁，嫁得鱼口镇上上下下人心疼。事情缘于一个杂技团进驻鱼口镇以后。那年的夏天出奇的热，持续的高温在江南水乡大肆奔走，连沟渠湖泊里的水都是热浪蒸腾。镇里男女老少尽可能穿得少而又少，那泼辣大胆的嫂子们，敢于在稍稍背人的地方赤裸着上身，放出两个白鸽般的奶子

乘凉。偶有走夜路的经过，拿手电筒一照，便有脆生生的骂声飞起：“照你妈的，缺德。”

拿手电筒的人说：“只准你脱，不准我看么？照一下有什么要紧。”妇人又一边哂笑一边骂。越骂越照，越照越骂，到头来妇人只将手挡住眼睛，好像挡了自己的眼睛，男人便什么都看不到了似的。

男人们大都热得不在自家好端端的床上睡觉，随便在街边择一块开阔地，露天摆一张竹床或凉席，将汗巴巴的光身子扔上去，慢慢地摇着大蒲扇，渐渐地进入梦乡。抑或有那睡不着的，便三五人坐在一起，神侃鬼聊彻夜长吹。都是些街坊，彼此没有约束，扯的话题尽可用鸟铳都打不到，尽可没有实质意义，甚至可以荒唐得不合逻辑，反正不会有人反驳你。能达到消遣的目的就行，至于内容，并不怎么重要。

耍杂技的就是在那暑夜难熬的关键时刻开来的。这是一个由民间艺人组成的班子，来得很远，打着很响亮的招牌——淮北民间艺术研究会杂技表演团。

就男女十多人，带着十余口形状怪异的木箱笼，支起草绿色的大帐篷，便紧锣密鼓地敲打起来，把水乡的夜色敲得一塌糊涂，节目倒也花样不少，让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小镇人眼界大开。

鱼口镇因杂技团的到来显出生动，人们奔走相告，像是当年来了一支打鬼子的红军队伍。这就是卖艺人的精明之处，懂得钻空子，在用杂耍这把特制的镰刀收割酷暑的同时，也不知不觉俘虏了镇里人的腰包，叫他们掏钱掏得极其

自然，无怨无悔。春妮第一次去看杂技是在一个月色苍苍的晚上，父亲许世泰一天未归，不知又去哪里寻醉了。母亲收拾好花圈店的活计，也出去串门找老嫂子们拉家常。偌大的屋子里剩下春妮，她感到自己就是一只孤立无援的猫。就在这个时候，杂技团的锣鼓音乐响起来，让一阵风送到她耳朵里，像是一声声召唤她。她耐不住那份可怕的寂寞，也捺不住杂技团那份诱人的热烈，几次怂恿自己后，终于落锁走出了家门。她一边朝那热闹的方向移动脚步，一边让插在裙袋里的那只手捏着一张皱巴巴的拾元票子，她交上三块钱走进帆布围成的场子里，就像走进了人生的另一种风景。

春妮暗暗得意于自己为克服孤独而作出的努力，没去想微不足道的开端往往可能带来重大的后果，就是她这不经意的一次消遣，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后来她坚持认定是台上胡福生那双如火如荼的目光把自己射得乱了方寸，才失足掉进恋爱的陷阱的。那双目光把一根情感的导火索通向她，点燃了她18岁的芳心而使她暗暗惊叫，尽管生理上她已充分成熟，就像一棵纤细的菜秧子长成了一菀又丰盈又水嫩的大白菜，但突如其来的感情风暴，至少不是她这个年龄的少女能完全承受的。当台上那双英俊的眼睛如鹰一般飞越众多观众的头顶，落在春妮明净秀美的脸靥上，并把这张脸牢牢地抓住不放时，她便怯怯地低下了头。

这仅仅是少女矜持或羞涩的自然表现，事实上不堪一击。当她再次抬起头来面对那双眼睛时，便绯红了脸，但却不再不知所措地躲避。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在黑暗里呆久了

的人一旦解放到户外，蓦地遇到强光，须慢慢睁开眼睛来适应。

她试着悄悄地打量这双眼睛的主人。这是一个很时髦很精气的小伙子，胸肌发达，身材修长，穿一套青底白条的紧身练功服，显得帅气而阳刚。按理，杂技演员精力高度集中，是没有余暇去研究观众的，可技艺的娴熟使他在台上游刃有余，忙里偷闲打起了野眼。当时他正在钢丝上骑着一部独轮车，往返如梭，如一只敏捷如风的兔子。这个在杂技中其实很常见的项目，让春妮目瞪口呆，她在惊叹他无可挑剔的外表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对他精湛技艺的钦羡，使胡福生的形象在她眼里愈加完美。

后来连着的几个晚上，春妮又去了杂技场，直到把那剩下的几块钱全部用完，还向母亲要了钱。她并非迷上了重复表演的节目，说白了，她已产生了探究和了解胡福生的兴趣，她把那双男性的美眸反复品味和把玩，猜想里面包涵的深意。杂技内容便退到了可有可无的极端次要位置上。夜里躺在床上，闭上眼便会出现那双含情地望着她的眼睛，便莫名异常地窃喜，甚至平添几分刺激。她当初并不知道那便是少女的情窦初开，她盲目地甜蜜，就像小孩吃着一种美味的糕点，却叫不出它的名子一样。

她是后来才知道胡福生的姓名的，知道他是杂技团的副管。专门安排团里的演出和演员的生活等一系列日常琐事，还负责一个杂技项目的表演。团长是一个年近古稀、固执如牛的老头，经常咳嗽着抽一根旱烟袋，让尼古丁在他古老的

呼吸道里恶性循环。老团长有一支中长古箫，油黑光亮的箫身证明它的年龄比老团长小不了多少。他的这支古箫谁也不让摸不让碰，随时掖在已明显佝偻的腰里，常摸出来吹一吹。调子大都凄婉幽戚，禅意悲深，像诉说一个清怨缠绵的故事。他管着团里的经济大权和人事调度，从不轻易浪费表情，团里人敬他畏他恨他，却谁也奈何不了他。就像生活里的许多事情，有了第一个开始，便有第二个乃至若干个开始一样，春妮已习惯于每晚朝杂技场跑。胡福生那鼓励和多愁善感的目光给她上足了弦，那无声的交流只有他俩能够心领神会，始终弥漫着一种诡秘的激情。

散场以后，当春妮一个人静静地朝家走的时候，一个浑厚又年轻的声音把她惊动：“许家妹妹，到我们团来玩玩好吗？”这声音用一种少有的磁性，把她的脚步粘住。回过头，见是穿着练功服的胡福生，健美裤把男性的特征绷得轮廓分明，春妮一下子脸红了。

杂技团初来时，被接纳在镇文化站的舞厅里，因文化站搞活动，早几天才搬出去，在小校园内安营扎寨。因为放了暑假，校园里空荡荡的煞是清静。春妮跟在他身边悄无声息地走着，心里直害怕碰上熟人。一个姑娘家跟着一个陌生的外地男人在一个燥热夏夜相伴而行，这算是怎么回事？她真有些后悔不该跟他来了。他却一副若无其事的神色，这就展示出男子汉的勇敢和沉毅来。他喋喋不休地说着笑着，与春妮俨然一对久别重逢的熟人。他说这个团别看规模不大，很有实力和潜力，多次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去年还被

中央文化部点名表扬过呢。他说这个团是从艰难中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它的勤恳卖力和高超技艺受到许多地方观众的赞许和欢迎。他还说这个团是他的家，他从小失去了双亲，是老团长收他做了徒弟，练就一身硬功夫，被大伙推荐做了副团长，他有信心把他建成国际水准的艺术团体。春妮听着，不住地点头，他的真诚与豪迈，他的自信与亲善，已使她变得松懈随和，她的思维已通过他的叙述被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赞赏性地窥视他的心灵。

穿过栽有小杉树的操坪，两人来到一个灯火明亮的大教室前，她迟迟不肯迈进那个门槛。

“进来吧”，胡福生轻轻一拉春妮的衣角，便把她拉了进去。这时，师傅们挑担抬箱，陆续回来，最后一个进来的是永远迈着鸭子步的老团长。

“啧啧，这真是一朵花。”老团长看着春妮，老眼放光，绕着她团团转，“胡福生，这朵花是你从哪摘来的？”

“这是镇上许师傅许世泰的千金，来这里玩玩。”

“呃？”老团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摇摇头，将嘴里的浓烟喷得很远，“你，愿意到我们团来吗？”

“是呀，到我们团里来行不？过不了两年，保你红得发烫。”一个很花哨的姑娘正隔着布帘卸妆，闻声走过来搂着春妮的肩，挤眉弄眼地朝她扮鬼脸，捏哆腔。

春妮知道她叫于花，是团里女演员的台柱子，身段好，柔若无骨，极具夸张的身体造型，把身上凹凸分明的高山峡谷显露无遗，常常惹得台下的毛头小伙大呼小叫，不让她谢

幕退场。由此便知她是一个很能让人遐想和品味的演员。春妮和于花似乎早已有着某种冥缘，她把前几天在晚上场子里遭遇的一场不测归咎于对方。她思忖是因于花在台上将百般媚态万种风情悉数抛出，煽动那些看杂技的男人的狂欲升腾，才会有一只不安分的手游到了她的身上。当初场子里很暗，开始她只觉得屁股上痒痒的，并没有意识到侵略已在进犯的途中。待她感觉着快感尾随的痒意到胸脯时，她用自己的手捉到了一只汗涔涔的男人的手。她慌乱而奋力地把那只手甩开去，像甩掉一截令人反胃的猴爪。她奇怪自己当时居然没有喊叫，也没有挪动地方，甚至没有掉转头去看一眼那手的隶属者。

杂技场里拥挤不堪，能占到方木长凳的一小截空间委实不容易。她舍不得那小小的位置，便成了当时没有赶紧回避的重要原因和借口。须臾，那只手再度悄悄爬行而来。与前次不同的是，它不再畏畏缩缩，不再寻寻觅觅，而是干净利索直奔主题，越过她薄薄的胸衣，插进她窄窄的乳罩，不折不扣地盖到了她的右乳房上，进行闪电式的占领和访问。是春妮的态度形成了事情的未来，她防不胜防，被来犯者的执着和顽强所慑服，已别无选择。台上，于花正把上乘的演技和性感的娇态尽情挥洒，把如绸似锦的身子编成一只很精美很青春的花篮，盛进了所有观众喷血的目光。她那身泳装包裹下的“立体版图”绝对很有实力，对任何一个男人都极具诱惑。

那手有如丧失家园的野外掏蛋的顽童，却不失灵巧和机

智。它一会儿用拇指和食指捻着那晶莹如珠的红豆粒轻轻搓揉，一会儿把盈盈可握的白莲花整朵捂住，上下爱抚，传递着欣喜若狂的颤抖。它简直就是一只神奇的魔手，那股原始怪邪和出神入化，让春妮感到全身酥软，她放弃了任何抵御，就随它在贴近自己心脏的山峰上流连忘返，尽占风光。直到演员于花演完了一系列节目隐进幕后，台下响起一片唏嘘声，那只风流的手才无奈地撤离了阵地。殊不知，那种匆匆的撤离，却撤离出了春妮的恼怒，一种莫名的失落随之向她袭来。她开始恨起这只手来。既然这只手已把她生命中最精彩的一部分领进了阳光地带，就不该这样逃也似地扔下她不管，残酷地将刚刚萌发的鲜活扼杀。她继而后悔没有大喊抓流氓，让人抓住他让他当众出丑，甚至告他流氓罪让他坐进监房永不见天日。当然她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她生性做不到这一点，她骨子深处根本没有这种勇气。没有搞清楚是谁掀开了她最初的情欲窗帘，使她一度懊悔不已，这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她无法言说的烦恼。眼下，春妮无声而坚决地挣开于花的搂抱。她潜意识里流动着对这个女演员的反感，她被杂技团师傅们过分的热情团团包围住，不知所措。

“好了，大家不要为难许家妹妹了，就是团里想招她，也得让她有点考虑的余地吧？”胡福生开口打圆场说。

众人立马放开春妮，各自散开去。

从杂技团出来，胡福生主动送她。春妮感到夜晚已变得那么温柔多情，连喧闹的蛙噪也成了动听的音乐。临近春妮

家门口时，胡福生拿出一个玛瑙坠子塞到她手中，说：“留下做个纪念吧。”他很有分寸地与她道了晚安，又很有风度地沿着来路往回走。

春妮攥着玉坠推开家门，见母亲还在戴着老花眼镜做花圈上的花，母亲在镇上经营着一家不大的花圈店，但她从不巴望人家屋里死人，就像希望自家人平安无事、长命百岁一样。她开这个店，纯粹出于偶然，也可以说是她充实日子的一种技艺，一种乐趣。夜深了她还不想睡，她是在等待。多年以来，每个晚上她就这样等待着，等待丈夫许世泰平安回来，尽管大多数晚上的等待都是徒劳的。就在这时，一种古典凄切的乐声随风飘来，清晰而遥远。

母女俩敛声屏气地听着，都沉浸在哀沉的音乐中。春妮抬起头，忽然母亲脸上挂满晶亮亮的泪珠。

春妮不解地问：“你怎么了，妈？”

许婶摇着头说：“没什么，你去睡吧。”

春妮把自己关进小小的闺房。上床睡觉的时候，她把胡福生送给她的玉坠挂在镜子的一边，即使在躺下背对着它的时候，她也能意识到它的存在。那月光一反常态，以一种离奇的方式向上映照着，照亮了低矮的天壁，在那些生疏的地方投下了阴影，而将以往是阴影的地方却照亮了。

她实在睡不着觉，偶尔从被子里抬起头来，真真切切地看上那玉坠一眼，又毫无头绪地想了一会儿。后来她索性将玉坠拿到枕头边，让自己对着它呼吸。她感到心神不宁，为这种神经质的兴奋而对自己大感不满，最后捂上被子胡思乱

想。这一晚，春妮几乎是睁着眼睛躺到天亮。夏天即将过去。杂技团的红火生意，随着酷暑的消退而渐渐冷落。这个镇实在太小，毕竟只有万把人，又因交通闭塞，没有多少流动人口。而一个演出团体的卖座率，是与流动人口的多寡成正比的。这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使得掌管全团命运的老团长不得不做出迁徙转移的决定。当正副团长两人凑在一块合计时，却破天荒地出现了意见分歧。副团长胡福生仿佛要在鱼口镇把根留住，至于卖座率如何，他倒不去多费心思。他的正当理由是，镇上人挺热情，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清丽的小镇，不能屁股没坐稳就挑担子走人，门庭冷落只是暂时的。况且到这里来还是您老的主意呢。

老团长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我们一贯的做法，你为何节外生枝呢？再说在这里呆的时间已不短了。”

两个僵持不下，老团长最后抛出一句：“莫不是你迷上了许家千金了？”

“就算是吧。您可是过来人……”

“算了，别说了，再呆几天，不行的话就撤走。”老团长手臂一挥，剪断胡福生的话，就像把一截让人烦恼的正在发炎的阑尾一剪子剪断。

打这以后，胡福生就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他正在做着滞留的努力，杂技团离去的那天已为时不远了。他彷徨他焦躁，有时在台上面对稀稀拉拉的观众尽出纰漏，他确信自己已对春妮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恋情，他不忍离开她。多少次，他以种种借口来到许家，结识并接

近许母，寻找博得欢心与垂爱的契机。许母对这陌生的年轻人未置可否，许世泰却对他极具好感，胡福生隔三差五孝敬他的高粱白干，是当时最优质的烧酒，常常使他乐得满脸横肉乱颤，半天也合不拢嘴。

胡福生内心承认自己在鱼口镇已丢失了自己的心，要把它寻找回来重新拾起，只能是在获取另一颗的心同时。他必须用爱的魔杖尽快点化春妮，使她和自己成为一对像搞丢了各自的羊，而把彼此套住的牧羊人。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晚上春妮妈去了很远的地方走亲戚没回来，许世泰在和胡福生喝了几杯酒后，独自出去找人玩牌，把胡福生留在了自己家里。春妮在花圈店帮母亲削了一天的竹篾片，长时间的重活，使她感到非常困乏，洗了手脸，就上床睡觉了。不知过了多久，一种气喘如牛的喘息声把她扰醒。眼前的情景让她弹跳坐起，只见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胡福生仅穿一条短裤衩，上身赤裸站在床前，她睡衣的扣子已经解开，一具嫩葱一般鲜活的少女胴体就这样无遮无掩地呈现在灯光之下。她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缩到床角，慌乱地拉拢胸前敞开的衣襟。当胡福生如一条发情的野牛向她逼近时，她突然一跃而起，奔到堂屋从父亲杀猪的器械里抽出一把刀，抵住自己的胸脯，嘴里叫着：“你别过来，过来我就自杀。”

胡福生怔住了，突然出现的场面把他的情欲挡在警戒线之外。他只犹豫了几分钟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涨红着脸说：“春妮你别这样，我不是强奸你，你早已使我着了迷，

我是发誓要娶你为妻的，一辈子护着你爱着你，让你一生都幸福，今晚，你就给了我吧。”

春妮全身发抖一言不发，她已无法把握这陌生的场面，不知道怎样更彻底地回绝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亲切和求爱。她将思考继续前推的时候，那种死一般的沉默令人窒息。就在这时，胡福生复又站立起来，瞪着一双视死如归的眼睛，迅疾地扑向春妮，用钢钳般的手臂把春妮和自己环抱在一起。他已顾不了春妮的态度，只要他能够爱她这就够了。

“春妮，我……我无法控制自己，要杀……你就杀了我吧！”经过胡福生如此这般一折腾，她抵在自己胸乳上的刀子已变成高举在胡福生背上的姿势。他有意改变刀尖的指向，就像把自己推到敌对者的枪口之下，表现出他对爱的真诚。春妮的另一只手死死抓住裤带，拼命捍卫自己那片圣洁的领土。当他扯掉她的上衣，裸露出凝脂般的玉肌时，她忽然没有了语言；他接着扯掉她的腰带，把她的裤子扒下来，脱光了她的身。她只觉得全身火热，脑袋发胀，举刀的手开始发软。他这个情场勇士，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眼前只有这具丘壑宛转，水木凄清的绝色胴体，看不到背上那柄可以随时让他停止心跳的屠刀。他把自己的生命抛出去作抵押，多少使春妮有些感动；他用强劲的双手和同样赤裸的身体把春妮把玩和厮磨，引爆了她的本能。胡福生把头放在春妮的大腿之间，放在女孩子最隐秘的地方。他的嘴唇就紧贴在她的私处，用舌和齿制造出少有的狂热，使她奇痒难忍。她感到下身已相当濡湿，当胡福生趴上她平卧的裸体，沿着曲径

通幽的甬道向她身体深处进入时，她心里喊着我杀死你我杀死你，握刀的手已不听她的使唤，一点一点平放下来。伴着石破天惊的尖叫和天崩地裂的律动和潮涌，洁白的床单上飞溅出数点落红。呻吟声中，她感觉自己彻底死去。

一场情欲的肉搏终于结束。春妮的肉体因跌落而冷静。她的意识开始复苏，便开始嘤嘤哭泣。胡福生抱着她，把手伸过来轻轻地捻着她的乳头，低声求她饶恕。他看到了床单上的处女血，为她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而激动。他把嘴附在春妮的耳根上开始喃喃地说：“春妮，你是个好姑娘，好得不能再好；我今天喝多了酒做了这事确实对不起你，但我真的喜欢你。”

她似乎哭得更为伤心，像在用泪水悼念自己失去的贞操，也像在为自己不测的未来而哀痛。

胡福生又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能收回去，以后我好好待你，把你作为这一生我绝无仅有的爱人。他说得情理交融，感人肺腑。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眼泪滑落下来，打湿了春妮的半个酥胸。她慢慢地止住了哭泣，反过身来，主动抱住胡福生，像抱住她未来生活里的全部希望。说到底，女人永远是情感的羔羊。

春妮的主动拥抱，让胡福生再度兴奋。他又一次扬起性爱的风帆，将雄性之舟驶向那温馨迷人的港湾，激起一层又一层波浪。这一次，海水不再苦涩和痛楚，欣喜地拍打着回应着雄性之舟，让它乘风破浪不断冲刺，奏响那韵味十足的华彩乐章。她就在这不断的冲刺里，从一个少女迅速蜕变